

第四冊

全唐文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一

呂向

向字子回涇州人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累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

美人賦

帝初馳六飛之不測奄四海而作君曜明威巖崇勲固畫善而盡美又焉得而稱云時屯旣康聖躬之豫樂以和操色以怡慮豈曰帝則實惟君舉庸克推腹心增耳目燕趙鄭衛楚越巴漢之邦士農工商阜隸輿臺之族不鄙褊陋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呂向

一

不隔賤卑工技者密聞淑邈者遠知上心由是震蕩中使載以交馳周若雲布迅如飈發以日繫時以時繫月德雋相次爲樂不歇闐紫微環帝座藻華灼爍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縠舒霧肌膚紅潤柔姿靡質妖豔天逸絕眾挺出孌然容冶霍若明嫿曼睳騰光以橫波修蛾濯色以總翠齒編貝鬢含雲顏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佩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沈靜見節有語笑呈姿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眞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洎懷春暮睇情晷列筵於林方舟於

水自任縱誕相與攀倚鳥聞關而共嬌花散亂而增美吹碧葉吐紅蕊左右相視遊嬉未已見頽景之迫濛沔携密親召近臣陳金疊與瑤席朗月垂光而射人列星奪采長河滅津然後絲竹發越金石鏗鉦守則異器動則和鳴妙舞謂何尚以輕善歌取何矜以清齊列捷獵按次屏營間直往以曳絳欬轉入而旋繁低視候節紆體遺聲遏行雲結遺風厭工相錯迭美不同夕以闌樂亦闌醉以蕩情樂以忘節帝曰今日爲娛前代固無當以共悅可得而詭眾皆踴躍離席遷延咸齊首互舉酒歌千春稱萬壽因進曰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呂向

二

妾家賤族陋目偏心陛下衣綺縠與羅紈飾珠翠與碧金燕私陳乎笙鼓和樂象乎瑟琴何思渥以增極而悅愉之備淡願薄軀之無穀空負惠以難任有美一人激憤含顰凜若秋霜肅然寒筠乃徐進而前止遂抗詞而外陳曰取妾面諛不可侍君之側指摘背意委曲順色故毀妍而成鄙自崇謬而破直妾異爾情敢對以臆若彼之來違所親離厥夫別兄弟棄舅姑戚族媿羞鄰里嗟吁氣哽咽以填塞涕流離以霑濡心絕瑤臺之表目斷層城之隅人知君命乃天不可讎尚懼盜有移國水或覆舟伊自古之亡主

莫不耽此嫚遊借爲元龜鑒在宗周眾以爲喜妾以爲憂
於時天顏迴移聖心感通竟夜罷寢須明導哀俾革進伎
樂者爲薦士之官徵豔色者爲聘賢之使闕下駿奔王庭
康至野無遺林山無逸人貴然偕進與物恆春若此之淑
美豈同夫玉顏絳脣巧笑工顰惑有國之君臣者哉

述聖頌

天輔聖德配極而崇帝者祖兮神行慈旨布澤而洽人之
父兮叶命高猷喻壽其齊招靈祐兮飛文孤標灑翰又類
使物觀兮騰雄激烈交天聲芬偃上古兮發潤飄清摠此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呂向 三
光氣覆下土兮接異閭妙意力猶懸空作矩兮徵往到今
辭聽相授無與伍兮

諫今突厥入仗馳射疏

臣聞鴟鵂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服豈齊仁獸是由醜性
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
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懼威靈又沐聲
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
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
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宸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

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
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
也雖聖胃豁達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
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雙逼嚴蹕稍冒
清塵縱卽殪元兇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滌何塞過責
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
迴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

劉彤

彤開元時官右拾遺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呂向 劉彤

四

諫拜陵寢早表

臣彤言陛下明發不寐展敬山陵朝拜之期必候清曉此
誠孝思罔極求諸幽明之宏義也將士發軔路猶曠黑紅
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今有敗車
逸馬朽木枯株則變在不虞患生所忽不可輕也愚臣淺
識實以逼迫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候朝
光則凡百歡心普天幸甚

論鹽鐵表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故殷

辛失道雖得歲而凶齊桓反經雖改法而霸此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效也是以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者豈祖孫父子苟欲殊其業耶誠代異乎宜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地道濟生人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長治者也國家承亡隋之季開累聖之業至於憲章彛典立教垂訓可謂詳矣然猶倉廩未實流庸未還俗困兼邦人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矣而未能權積習之見不迴而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漢之五葉孝武爲政一廢馬三十萬匹後宮數千人外討戎夷內興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劉彤

五

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贏儉相懸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庸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

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興利貨賈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計百寶不憂千金之費懷萬國自有三錫之饒雖戎狄猾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如此則成康刑措而頌聲作臣愚易之臣聞可與守成而難與慮始者常情是也陛下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則恐由習常就之無日伏請付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以使事則愚臣所獻儻裨萬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

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劉彤

六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管每驛更加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伏以所到郵傳以備急宣由臣術無方致令馬畜有闕忽奉恩詔憂惶失圖臣某中謝臣伏以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圖雖牧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濶遠山谷重深自春多雨馬蹄又軟驅馳石路斃踣實多比於陝虢已西及汝鄭等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承寧東自汜水南到臨汝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常加填備動以久闕此皆臣無政術上軫聖心踏地局天不足所處臣今分遣官

吏稍加價錢兼令外求莫免有闕臣某中謝又盧會昌到日臣謹依詔旨差人領送上都無任懇迫惶懼之至

邢巨

巨揚州人開元七年中文詞雅麗科官監察御史

應文辭雅麗科對策

并問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陽相叶其彞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門反坫時遺宣父之嫌我國家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劉彤 邢巨

七

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又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疎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

對臣聞太宗文皇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之門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先

業齊心法官之中寃旒正殿之上詳延秀異詢及芻蕘若乃數皇極以作則宏禮樂以垂訓彞倫攸序羣德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之本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臣謬以黃綬之末預聞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歸大道悠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質或沿襲以忠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貴崇樂舞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浮競可以鎮靜習俗於變卽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邢巨

八

純一或以僞遷故輕樂見詣於國風味禮貽訓於聖典蓋有由焉唐興百有餘載高祖以武功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以睿聖握符纂天光於三象蕩公隋之頽靡宏聖唐之簡易盛德大業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景命卑若昭德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睿聖之徽順時布德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啟迪王命大猷也風雨時若休徵也人俗康寧至教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謨明尚闕發天章於聖藻採至言於與誦陛下之謙讓

也。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若臣聞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聖人法天以立性，畏天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賜順而會其極，蒙恆而返其道，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垂契於理，先然即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邢巨

九

一陛下體周武之盛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尚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讓之教末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易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

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以通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表，禮自外以爲異。雖清濁之資，考性則殊，而教化之端在理。斯一況今懿綱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如武德之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曆，德徽可崇，增五行於橫序，尊三德於清廟，表二容於盛禮，聖問昭闕，與天道以元亨，狂言鄙賤，仰天文而知愧，謹對

對祈田判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邢巨

十

甲擊鼓祈年穀於田，田祖司察以禮，不下庶人，寅於法，不伏判

先王教人，貴賤有等，帝藉爲重，躬耜於靈壇，終畝惟勤，法朱紱於御典，候鳥星之仲月，闢龍鱗於上腴，祥應幽詩，祈歲功於土穀，疑生魯禮，罪越命於金章，甲卽非辜，擊之可也，且援枹而進，聲坎坎於田郊，嘉粟佇登，福穰穰於歲報，司察此舉，未曰合室，甲之不伏，固當其理

拓跋興宗

興宗元宗時人

請致仕侍親表

臣某言臣聞懷祿者恥於冒進事親者貴在及時苟貪非分之榮何報所生之德臣興宗中謝伏奉某月日敕許臣入京觀省者臣母譙郡太夫人曹氏今八十有四一遭風疾倍加羸憊臣之戰灼罔知攸從然曹氏有臣更無他子臣纔齟齬父已背心守志偏棲鍾情善訓恩深徙宅慈過折筭孤危相依臣得成立蕃夷賤末久荷國恩磨鈍策疲已歷三紀腰金拖紫四昇八命每慙祿厚慮臣身災況老親在堂迫於衰疾而更晨昏有闕尸素無厭碩鼠貽刺林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拓跋興宗

十一

烏不若尚參朝列心豈遑安特乞停官許從歸侍則藜藿之養子道獲申桑榆之暉母心是慰當今大聖御極羣賢共理豈資微臣而在冗職雙鳬隻鴈寧覺少多九牛一毛未爲增損倘明神見祐母體漸平在臣犬馬敢不驅策伏望採詩人之錫類鑒令伯之陳情曲降鴻私俯矜微懇垂恩遂忘死將萬足不勝懇款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臣前表自陳上訴母親乞停所職以就私養聖恩未許懇願莫從母子二人肝腦塗地臣某中謝臣初孩則

孤未冠而仕不識父兄之教但承慈母之育向母無臣則烏鳥誰哺向臣忘母則禽獸不若更無性命以至成長今臣老母八十五載矣加之疾疹日甚一日有增無減湯藥杜口粥食不入頃乃祈恩請命忍死待臣臣不承聖恩不復見母母不蒙聖造亦不重見臣自從去年漸能開釋若臣又辭母母更別臣臣母必即倚門氣絕上馬心斷母必失臣臣亦失母忠孝雙缺公私並喪假臣強顏苟冒榮寵猶望孝理抑就名教以蕃夷之賤品忝冠冕之清流身帶三印爵封五等入踐命卿出爲副將正是臣報國立功榮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拓跋興宗

十二

宗輝威之時愛惜毛羽保持名位寧可進寸其容退尺豈願損華轂以傳板輿樂間居而忘厚秩士君子猶貪其富貴臣種類豈知其矯飾母不能割慈忍愛子不可背義違親二者之心賢愚共悉方寸旣亂焉可以理軍否臧皆凶焉足以謀敵無自招於遄死則未戰以取亡何以爲萬人之命赴國家之急陛下於愚臣過聽謂邊將得人則有隴右專知教練兵馬使右驍衛將軍蘭廷輝材略冠軍智勇無對今節度王忠嗣知其名已今攝使替臣如流輩諸將皆是可惜臣匹夫之勇而不見萬人之敵何抑烏鳥之服

而不用熊羆之師陛下必以臣幸無大過不令失職卽望全其官守罷以軍廢減其俸祿以延老母略許其宿衛兼遂微臣之定省朝則親君退還侍母公私兩遂忠孝並存母子如初生死萬足遠近夷落咸知聲教無任懇切危急之至

第三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愛親出忠入孝孝苟不足忠能獨全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臣夙遭凶憫早喪父兄母祇育臣臣惟侍母更相爲命逮至於今臣願報國安親兩遂忠孝況臣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拓跋興宗

五

少從邊役侍養多違母常憶臣積憂成疾往者一辭天闕六變星霜徒叨守郡之榮終切倚門之望加以老母年將邁邁景晏桑榆衰疾交侵藥餌無主頃乃祈哀上請忍死待臣臣幸獲歸寧老母稍安寢息再造之施空荷於乾坤廣大之恩無階於答効臣又聞子急告父臣急告君今母若無臣臣定失母所以隳裂肝膽塵犯威嚴乞停臣尸素之祿假老母殘餘之命誠爲至願非敢飾情自聖鑒未迴懇誠猶阻而臣又不幸愚子供奉官右威衛郎將守義近以臣今惻然形影相弔生人之極無甚於臣老母既見孫

臣預愁臣去舊患未損泣盡繼血伏惟聖主孝理天下特降綸言戶有老親令蠲賦役鄉有孝子必表門閭洎乎荒外百蠻咸被教化臣雖戎狄賤品忝沐薰風烏鳥之心實愧乳哺若使貪榮徇祿背義忘親固天地所不容人倫所同棄更何面目敢列聖朝特望上垂天光俯照愚懇矜臣養親之日短効命之日長允其停官許令侍疾四夷慕義陛下之德化無窮豈惟微臣獨荷恩私無任迫切屏營之至

李休烈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李休烈

五

休烈開元中官洛陽尉

對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箠以笞其背

甲告他物毆人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既多門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榆之陰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罪迹方均於寧越汗簡之責既不見稱折箠之尤理宜從謫

袁暉

暉以魏知古薦爲左補闕開元中自邢州司戶參軍召入校正羣籍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餽餘不祭昭彼前聞事且達經懃於達者甲忝居官序式陪精意悅分胙以言旋鄙過屠而自足瞻白華之養孝則盡誠昧非肉之言理難逃責遠儔知禮雖惡於鄒人近取恤刑宜寬於漢典

韓朝宗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東暉韓朝宗

五

朝宗太子賓客思復子天寶初爲京兆尹出爲高平太守貶吳興別駕卒

諫作乞寒胡戲表

臣聞之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公矣後秦晉還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實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舉措須合彝典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參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爲戒伏願陛下三思籌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觀此戲且元良

國本蒼生繫輻輳此馳驟能無蹙蹙況匈奴在邸實繁有徒刺客密發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襲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惟陛下愛人活國憂勤庶政今所施爲豈徒然矣豈不以元象變見疫癘相仍厭甲兵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識愚瞽以爲無益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未聞兆亂以來多福太戊修政而桑穀自焚景公善言而葵愆退舍彰善罰惡天之道也伏願去邪勿疑昭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

何延之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韓朝宗何延之

六

延之開元十年官職方員外郎筠州刺史

蘭亭始末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官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蠶紙鼠鬚筆道美勁健絕代特出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

有重者皆構別體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盧陵王胄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甥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何延之

王

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蒼以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釋教故號所居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與弟子辯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奕書畫皆臻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常於寢房伏梁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寶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右軍真草書帖購

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知此書知在辯才處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資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喪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處又敕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何延之

王

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一作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鬻蠶種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茶果

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接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窠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接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自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空飄一作良若業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曰檀越聞卽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是者數次於是詩酒爲務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何延之

尤

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攜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貧僧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榻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際親付於吾付授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檻並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於

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牕下臨學數遍其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一物在此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慙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回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史須見及才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何延之

三

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作別辯才聞語哽絕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縷餅一碼碯碗一並實以珠內殿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吝以其年毫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卽回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悻病不能強飯惟歡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

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命太宗曰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將軍時隨牒適越沉巨海登會稽援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元所害子孫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何延之

三

避難流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場之族長安三年素師已年九十三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之永明溫起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者亦無隱焉於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修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藝術迹逾筆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筠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尋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承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司

宣敕內出絹三十匹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恩忽臨沈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朝議卽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一

何延之

三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

施敬本

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修撰遷右補闕秘書郎

唐昌公主婚禮當移別殿疏

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展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卽當人臣攝行馬入於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施敬本

一

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旣黷威靈凌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於別所

駁奏舊封禪禮八條

舊禮侍中跪取匱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也反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爲非禮按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裸事則

沃盥此其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爲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爲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孺爲之惠帝時閻孺爲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爲之至後漢樓望以議郎拜侍中邵闡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千石少府卿之官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重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施敬本

二

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儻況天人之祭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

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古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按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施敬本

三

舊禮尚書今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按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宮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祕書置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詔既置中書官而制詔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令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既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

韋述

述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之亂

抱國史藏於南山後陷賊逼授僞官至德二載三司議罪流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廣德二年其甥蕭直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請優卹蘇頲疏

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蒯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爲美譚今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韋述

四

古舊事昭然可觀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代傳忠清頴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惟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降恩貸俯垂詳擇

宗廟加籩豆議

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水草陸醢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季子之情淡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之與宴猶且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韋述

五

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蓬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饒三年而稭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洵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笙篳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韋述

六

服制議

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沒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既絕大義復乖雖文質有遷而必遵此制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總麻鄭元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總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韋述

七

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總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

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未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有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總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二

韋述

八

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總麻若舉此而捨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疎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